

心晴坊
女性新阅读

流
年
纪

为爱入局

金丙
著



若干年前的匆匆三瞥
注定了若干年后重逢的百般纠缠

家道中落,逃避过去,她清冷如月
商场霸主,雷厉风行,他心沉如潭

你给我布下
天罗地网,引我入局
而我,甘愿为爱
画地为牢,不离不弃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为爱入局

Wei Ai
Ru Ju

金丙
／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为爱入局 / 金丙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
2014.9

ISBN 978-7-5059-8953-5

I. ①为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3031号

为爱入局

作 者: 金 丙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责任编辑: 苏 晶

封面设计: Janzon.Z

复 审 人: 姚莲瑞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周 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49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 suj@clapnet.cn

印 刷: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

1/16

字 数: 405千字

印 张: 19

版 次: 2014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59-8953-5

定 价: 26.80元

目 录

CONTENTS



卷一 儒安塘

QUANXIN AINI BUDAZHE

- 第一章 他在转动，命运之手/002
- 第二章 无从选择/012
- 第三章 你已经，不能离开这里/022
- 第四章 她的计谋/031
- 第五章 故人重逢，游戏开始/041
- 第六章 男人的较量/048
- 第七章 致命吸引/058

卷二 永新城

QUANXIN AINI BUDAZHE

- 第八章 跟他走/070
- 第九章 八年之前，他的雨天/080
- 第十章 一切由他掌控/092
- 第十一章 无法无天/104
- 第十二章 她的过去，被渐渐撕开/115
- 第十三章 惊人的阴谋/131
- 第十四章 她要逃离/153

目 录

CONTENTS



卷 三 大赌局

QUANXIN AINI BUDAZHE

- 第十五章 三个月，他追来/169
- 第十六章 来到他的国家/183
- 第十七章 谈一场恋爱/198
- 第十八章 他的女人，谁也不能碰/210
- 第十九章 站在他身边/225
- 第二十章 踏上柬埔寨/242
- 第二十一章 最后一场硬仗/252
- 第二十二章 他的女人，将来到他的身边/262
- 第二十三章 无论走到哪里，请你带上我/277

番 外

QUANXIN AINI BUDAZHE

- 之 一 如果你爱我/292
- 之 二 宝宝成长日记/295
- 之 三 我的女人/297

卷一
儒安塘





WEI AI
RU JU

第一章 他在转动，命运之手

余祎正坐在柜台后看报纸，棋牌室的门突然被人推开。刺骨的寒风灵活蹿入，手气不佳的客人怒气冲冲地朝外吼了一声，抬头见到来人是瘦皮猴，客人讪讪地嘀咕了一句，装模作样地继续摸牌，没敢再叫嚣。

瘦皮猴是一家物业公司的老板，主要负责物业“安全”。保护费变成了物业费，一切都看似合情合理，因此儒安塘一带的个体户没人敢与他作对。

今天除夕，附近居民吃完团圆饭，闲来无事照旧来过过瘾。瘦皮猴也是来过瘾的，进门就直盯着柜台后垂头看报的小姑娘，脸上挂笑，抬手示意兄弟们噤声，三两步就走了过去，未贴上柜台，胳膊就已朝前伸出，眼看戴着玉扳指的手就要触到对方脸颊，面前的报纸突然翻过一页，“沙沙”一声，挡住了他的动作。

余祎这才抬头，微微一笑：“勇哥来啦，给你开一桌？”

棋牌室内不似外面冰天雪地，两台暖空调的温度始终控制在二十九度，牌桌周围烟雾缭绕，熏出的两团浅粉桃花，恰巧就印在了余祎的两颊，黑亮的长发半遮着锁骨，慵懒又随意，大V领的宽松针织衫下，不知是何等雪景。

瘦皮猴觉得瘾头越发大了，收回手后轻咳一声，不想在兄弟们面前失了气场，他吊儿郎当地道：“开一桌？你陪着一起玩儿？”

余祎轻笑：“可惜我在这里工作几个月了，还是没有学会麻将扑克。”

余祎来到儒安塘时正值夏末，棋牌室缺人手，刚贴出招聘启事，她就进门应聘了。那天瘦皮猴正赢牌赢得忘乎所以，无意中抬头望见余祎，顿觉惊为天人，其后连输两局，推开麻将就晃到了柜台，看到棋牌室老板娘拿着一张身份证念道：“余伟？”

余祎纠正：“祎，念‘依’。”

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，这个字瘦皮猴根本没见过，不过并不妨碍他时常将“依依妹妹”四个字挂在嘴边。

瘦皮猴不坐包厢，余祎便在临近空调的位置上替他开了一桌。对面墙上挂着一台电视机，此刻春晚正上演小品，这里位置最好，瘦皮猴颇为满意，问余祎：“你一个小姑娘，过年也不回家，你家里人就不说你？哎，对了，你老家在哪儿？”

余祎往纸杯里注满茶水，依次放到四人面前，笑笑：“过年上班，奖金丰厚，谁会跟钱过不去。”

瘦皮猴喜钱，这话他爱听，也忘了余祎的答非所问，顺势再次说服她来物业公司工作，薪水福利一等等，正说得唾沫横飞，兜里的手机不识时务地响了起来，瘦皮猴骂骂咧咧地接起，乍听之后猛地站起身，椅子擦过地面险些倒地，电话那头不知是谁，他难得低头哈腰，说了几句便匆匆离开了。余祎端起茶转身，含笑替另一桌换了茶水。

瘦皮猴钻进风里，狠狠哆嗦了一下，张嘴便是一团团的雾，今年的泸州市冷得格外匪夷所思。

他有些暴躁：“怎么搞的？不是说再过一个礼拜吗？怎么今天就过来了？”

走了几步，他想起对方的嘱咐，便让兄弟们自己去找乐子。等兄弟们一头雾水地走远了，他才急急忙忙跑到儒安塘的入口，吹了五分钟的寒风，终于见到远处的车灯。他赶忙上前，谄笑着坐进第一辆车里，对开车那人道：“大哥，你老板坐在后面的车里？”

车中只有庄友柏一人，瞟了他一眼道：“带路！”一句废话也没有。瘦皮猴心中暗骂，面上却仍殷勤，身后两部轿车紧随。

儒安塘位置偏僻，经济建设从来都与它无关，建筑物依旧保持着几十年前的面貌，沿河的一排房子已成弃屋，后头店面民居混在一起，兴建的住宅小区刚刚掉落三千大关，可惜如此便宜依旧无人问津。

再往里，路面越发宽阔，建筑物越发稀少，周围已没有路灯，四下寂静。终于到达目的地，车辆停在一道围墙外，瘦皮猴跳下车将大门推开，打开院落的照明灯，一幢古朴的三层小楼映入眼帘，白墙黑瓦，圆形拱门，最显眼的是三楼偌大的露天阳台，一株茂密的大树立在上面，也不知是如何活下来的。

瘦皮猴将轿车全部迎进来，院落立刻拥挤不堪。他一边偷瞄另外两辆轿车，一边对庄友柏道：“我也不知道你们今天过来，房子已经提前打扫过了，家具也都换了新的，就是院子还没来得及收拾。”

正说着，两名男子已从第三辆车中出来，一人戴着眼镜面目斯文，一人身材矮小长相普通，瘦皮猴正琢磨着他们俩谁是“老板”，便见第二辆车的司机已下了车，微微弯腰，打开了后车门。

一只锃亮的漆黑皮鞋踏上地面，裤腿修长，随即一道侧影闪现，黑色毛呢大衣材质考究，线条笔挺，脖颈上方是一道棱角硬朗的轮廓，嘴角紧抿，鼻梁如峰，站直后轻拽了一下敞开的衣襟，他的身形异常高大，微微侧头，深眸掠过傻呆呆的瘦皮猴，面无表情却势如山海。瘦皮猴不敢直视，忙讨好似的笑了笑，开门锁时竟紧

张地直哆嗦。

庄友柏从下到上巡视一圈，将二楼主卧仔细检查一遍，见床单被褥都整齐地放在衣柜中，也没沾上任何灰尘，这才满意，打断滔滔不绝殷勤不断的瘦皮猴：“魏总喜欢安静，不用派你兄弟过来了，也别到处跟人嚷嚷！”

瘦皮猴道：“晓得晓得，刚才我都没让兄弟跟来，这里还缺什么您跟我说，我明天就送来！”

两人下楼时，眼镜男正在捣鼓电视机，矮个男从厨房里走出来，说道：“没食物，水我煮上了！”

庄友柏看向瘦皮猴：“有没有吃的？”

大年三十，儒安塘里的店铺都闭门谢客，谁家都不会在大团圆的日子里去店里吃馄饨小炒，这里离市中心又远，再者已过了十一点，想必也不会有食肆营业。瘦皮猴急需表现，想起棋牌室里提供馄饨面条，这会儿应该还没关门，忙应了一声，掏出手机就拨了余祎的电话，响了两遍都没人接听，他又拨了棋牌室的座机，终于确定棋牌室已经关门了。

瘦皮猴琢磨着余祎租的房子就在不远处，咬了咬牙，借了庄友柏的车就离开了。

瘦皮猴一走，庄友柏终于对坐在棕色真皮沙发上的男人说：“魏总，他是我本家亲戚，大名庄勇，外号瘦皮猴，是这一带的痞子，有点小能耐，没有大问题。”顿了顿，见他面色疲惫，又道，“要不要先上楼休息？”

魏宗韬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，说道：“还有一个小时，看春晚吧！”

悠哉惬意，仿佛是来度假。

敲门声响起时，余祎正将最后一道汤端出厨房，拿出手机打算看春晚直播，听见声响后她不为所动，慢悠悠地舀了一碗汤，直到大门岌岌可危，她才应道：“来了来了！”打开门，她惊讶道，“勇哥？”

瘦皮猴已经着恼：“你怎么回事儿？电话不接门也不开！”

“你打我电话了？我一直在厨房忙，没听见声音！”

瘦皮猴听见“厨房”两字，再闻到阵阵菜香，也不再去管她的说辞，推开她就往屋里走，指着桌上的三菜一汤道：“运气忒好，你居然大半夜的煮饭！赶紧把这些菜打包了，我有用！”

三更半夜，竟有人来打劫饭菜！余祎抿唇不语，瘦皮猴顾不得她，亲自动手找饭盒，打包完后见她面色微沉，竟是从未见过的表情，与平日含笑淡然的模样判若两人，却越发将他撩拨的心颤。瘦皮猴暗骂一声娘，只怪不速之客害他无暇春宵，摸出五百块钱就往余祎手里塞，讨好道：“妹妹别生气，真是急用，改天我请你吃大餐！”

瘦皮猴浮想联翩，以为推拒间还能碰到余祎的手，谁知刚碰到她的胳膊，便见余祎微侧过身，顺手就接下了五百元大钞，又几不可见地退后一步，说道：“勇哥

太客气了！”

瘦皮猴痛恨自己如此大方，郁闷地提着食盒返回古宅。回到古宅他也不忘做一番风土人情介绍：“就一家棋牌室还开着，这会儿也关门了，这是棋牌室里的小姑娘做的，她的年夜饭，全让我带过来了！”

庄友柏递给他一千块钱：“替我谢谢她！”

三菜一汤，普普通通的家常菜，色香味倒是不错，引人生津。送走了瘦皮猴，四人坐上了饭桌，矮个男替已进房睡觉的司机留出一份食物，又盛出一碗汤递给魏宗韬：“魏总，你伤还没好，油腥不能多吃！”

客厅内的暖空调已起作用，魏宗韬脱下黑色毛呢大衣，喝了一口汤，动作微顿，挑眉道：“花生眉豆鸡脚汤，不是本地人？”

零点倒计时，屋外爆竹声声，将春晚主持人的声音淹没，余祎捧着先前盛出的一碗汤，慢悠悠地走去阳台，倚着栏杆喝了半晌，爆竹声没完没了，她仰头喝完最后一口，蹙眉遥望远处三层楼的古宅，那里不知何时竟亮起了灯光，好似多了一颗星。

儒安塘的古宅里住进了人，这个消息在第二天便传开了。

中午余祎来到棋牌室，便听成日驻扎在麻将堆里的朱阿姨说：“早上出来的时候看见的，里面开出了一辆轿车，我没来得及看仔细，大门就关上了。”

棋牌室老板娘道：“哎哟，难得有外地人住进来！”

“你怎么就知道是外地人？”

“动动脑子嘛，在这里租房子的不都是一些民工啊，当地人谁跑这里来？你说那个人还开轿车，能开轿车的怎么可能是民工啊？”

老板娘聪明过人，朱阿姨醍醐灌顶。

儒安塘只有这一家棋牌室，老板娘吴慧楠年近六十，在此经营大半辈子，一个人拉扯一双儿女长大，如今女儿已嫁为人妇，在儒安塘附近开了一家三星级宾馆，本该享儿孙福，但她仍旧不服老，究其原因只因她的自闭症儿子，三十多岁仍旧懵懵懂懂，她要替儿子攒下老婆本。

老板娘昨天去了女儿家里过年，带回来了一些腊肉和狮子头，送给余祎权当福利，面带愁色道：“最近生意也不好，瘦皮猴他们收的钱也多，前一阵不是还有另外一家物业公司跑来这里要收钱嘛，我在想要是他们两家对上了，还指不定谁赢，这过个年烦心事也太多了！”

余祎道谢接过，只字不提奖金。

古宅里的人并不知道自已已成为话题，儒安塘旧的连灰尘都是几十年前的那一粒，他们的出现无疑带来了不小的娱乐效果。

早晨司机已前往附近超市采购了一些食物，回来不久便见瘦皮猴登门，手中拎着四五个购物袋，烟酒食物一应俱全。

庄友柏不悦道：“怎么没打招呼就过来？”

瘦皮猴忽视他的脸色，笑道：“大哥，昨天也没来得及跟魏总打招呼，我觉着有点没礼貌，要不……您引荐引荐？”

瘦皮猴说这话时有点心虚，他与庄友柏同穿过两年开裆裤，幼时感情不错，如今却已有将近二十年未见，早已摸不透对方的心思。

他虽不知道“魏总”的来历，却早就听闻庄友柏今非昔比，前两年甚至住在国外，说不定已不是中国公民，而今机会摆在面前，他怎能不争取一二。

庄友柏置若罔闻，让司机接不过他手中的袋子，说道：“昨天你送来的菜不错，辛苦了！”

他不过随口一提，想尽快将瘦皮猴打发走，瘦皮猴却自以为心领神会，转身便跑去了棋牌室，让余祎再做几道小菜，老板娘便替余祎做主，放了她两个小时假。

庄友柏接过热气腾腾的饭菜，仍旧没让瘦皮猴进门，走到餐桌边问：“谁要吃？”

另外两人都摇摇头，魏宗韬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目不斜视却仿佛后脑勺长了眼睛：“倒了吧。”

余祎并不知道自己做的那些饭菜已魂归垃圾桶，她看了一眼满屋子的客人，扭动了一下手腕，继续替他们斟茶。

瘦皮猴昨天没有跟余祎增进感情，今天忙完了事，他照旧过来报到，掏出两张电影票邀余祎一同前往：“新片，今天刚刚上映，你要是今天没空，明天也成，反正这几天电影院都开门！”

他也学聪明了，将所有的推辞都研究了一遍，想必余祎无法再找借口，谁想余祎却道：“这个电影啊，吴适一直想看，是今天晚上的？他时间可以。”余祎望向瘦皮猴，笑问，“勇哥，这票真送我吗？”

吴适正是老板娘的自闭症儿子，肥头大耳呆呆傻傻，瘦皮猴哪里愿意浪费电影票，又觉得余祎的话有些问题，可票已递出，哪有收回的道理？后来他才醒悟，分明就是被余祎绕开了，票是单独送她的，不是用来约会的，全由她说了算。瘦皮猴心痒难耐，决定下次字字句句都挑明，不会着她的道！

吴适三十多岁，走路习惯低头，害怕陌生人。他不是很喜欢余祎，但他喜欢看电影，因此余祎拿着电影票在他的面前晃了晃，他勉为其难地开口：“要看的……”

老板娘心悅，递给余祎十块钱，让她到时买点爆米花和可乐。

入夜后的儒安塘鸦雀无声。许是大年初一，商铺仍旧未营业，八九点时还有人从古宅前经过，应该刚从哪家酒楼吃饭回来，正在评价菜色和价钱。

魏宗韬难得休息一整天，打开房间窗户呼吸了一下空气，门外庄友柏问他是否要用晚餐，魏宗韬扶着窗台，手指习惯性地轻叩，并没有回答，过了半晌才不紧不慢地步出房门。

庄友柏深知他的习惯，忙道：“魏总，明天我让人送一批健身器材过来！”见他不为所动，庄友柏继续，“外面太冷，穿件外套再出去吧！”

魏宗韬已行至门口，头也不回，语气淡淡：“怎么婆婆妈妈的！”

温度虽低，却能将混沌击碎，意识瞬间清醒。魏宗韬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衬衫，卷起袖子，又解开两颗纽扣，片刻便投进了黑暗中。

电影已经结束，吴适利用完余祎，便不再搭理她，闷头就往前走，余祎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，暗暗的路灯将她的影子拉长，或前或后，就像在同自己玩捉迷藏。

沿河一片没有人烟，岸边的房子有些完好，有些已坍塌了一半，连栏杆都缺了大半个口子，稍有不慎就会有行人坠落。吴适记得母亲嘱咐，怕自己掉下去，经过时便离得远远的，走在马路另一头；偏偏余祎沿着栏杆走，双手插在口袋中，迈步轻松惬意，厚厚的围巾裹住了她小半张脸，也不知是何享受的表情。

吴适正要喊余祎过来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。他循声回头，只见四五个男人喊着什么朝这头冲来，不禁吓了一跳。

吴适看不懂的，余祎却看得分明，领头的男人指着余祎的方向喊：“就是那女的！”

余祎刚听到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然后反应过来，扭身就往前跑，可先前犹豫的两秒已让对方抢得先机，才跨出几步，肩膀就是一紧，一声咒骂近在咫尺，可惜话未完，对方突然“噉”地叫了一声，往后退开一步，弯腰扶了扶被踢疼的小腿。

余祎索性再次狠狠踹了一脚，直击对方面门，对方疏于防备，竟然就这样大叫一声，直接跌落到了河里。

另外三人不承想会出这种状况，破口大骂了一句，瞬间再次朝余祎冲来，连吴适也未能幸免，害怕得大喊大叫，白生了这样一副肥胖的身材，丝毫未曾反抗，便被一人制伏。

余祎忍不住骂了一句脏话，无暇顾及他人，拼了命地往前跑。昏暗的路灯只能堪堪照明，先前她不曾留意，跑出十几米后才见到有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男人淡定地站在前方，视线分明是朝向这里，他却一动不动，余祎来不及多想，大声喊：“救命——”

不承想对方仍旧不动，反手插在裤袋中，悠闲得好似在看热闹。余祎顾不得对方是人是鬼，后头的脚步声和吼骂声越来越近，她一股脑地往前冲，速度根本无法控制，惯性使她停不下来，片刻就要撞到对方身上，眼见衬衫上的纽扣都已看得

清清楚楚，那男人却突然往旁侧小小地跨出一步，就只这一小步，害得余祎一个踉跄，瞬间扑倒在地。

追来那人见到有陌生人，迟疑了一瞬，随即就听倒在地上的余祎大声道：“哥哥，快跑，喊人过来！”

穿着白衬衫的男人动作一顿，轻叹一声，接下了对方凶神恶煞的眼神，在拳头即将击向他的眼睛前，他往旁侧一闪，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腕，同时朝他的膝后用力一踢，在他下跪时再狠狠扭住他的胳膊，剩下的便是接连不断的呼痛，后头两人见到此景，大吼一声立刻冲来。

余祎从地上爬起，没有理会呼啸的拳风，回头跑向坐在地上哭泣的吴适，见他无碍，又往身后看去，警惕地看着打斗在一起的几人，一边拉吴适起来，一边做好随时跑步的准备，另一只手拿出手机拨通了瘦皮猴的电话。

吴适站不起来，哭哭啼啼，鼻涕差点甩在余祎的手背上，余祎眉头紧蹙，使劲将他往上拽，沉声对电话那头道：“勇哥，你快来，你对门那家物业公司的人要抓我！”

电话里一道气急败坏的咒骂险些刺破余祎的耳膜。余祎好不容易将吴适从地上拖起，正要迈腿跑，但才刚站直，便觉背后有一堵温热的墙，有人低声道：“跑去哪儿？”

余祎的心跳莫名地快了一拍，她很少会觉得惶恐。最近的一次紧张情绪来自于警察，制服威严神圣，代表法律和公正，穿上它的人不怒自威。

而面前的这个男人，高出余祎足有一个头，下巴有着坚硬的棱角，肤色偏深，穿着柔软的白色衬衫，卷起袖子的胳膊粗壮结实，一根根凸起的经脉似蕴涵着骇人的力道。此刻他垂眸看着余祎，不辨喜怒，却自有源源的压迫感在按压余祎的心脏。

不怒自威，原是如此。

不过也就一瞬，余祎立刻反应过来，牵了牵嘴角诚挚道：“先生，刚才真是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！”语气多真诚，连不停抽噎的吴适都止了哭，母亲的教育再次派上作用，他感觉到余祎的情绪，因此也说：“谢谢！”

第一时间感恩，将他“救人”的行为从被动化为主动，他仿佛立刻变成了英雄。魏宗韬几不可见地勾了一下嘴角，慢慢地将因打斗而下滑了一些的袖子再次卷起，拇指和食指轻捏布料，慢速划过一圈，朝上翻起，精致的、自在的，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姿态站在寒风中，比苍树更挺拔，令人产生季节与场合的错觉。

余祎立刻判定，面前之人，能离多远便离多远。

瘦皮猴来得极其迅速，他就住在附近，今晚难得没有出去寻欢作乐，接到余祎的电话后他立刻召集兄弟赶来这里，见到余祎毫发无伤，他的那口气还没松开，就被站在一旁的魏宗韬骇得岔了气，结结巴巴道：“魏……魏……”

喂什么喂，余祎蹙眉不悦，若不是这个白衣男挡在这里，她早已离开。

魏宗韬扬了扬下巴：“不用管我。”

瘦皮猴很想“管”他，可惜他还要主持大局，又想在魏宗韬面前好好表现一番，转了转脑筋，他便开始有条不紊地问话。

余祎的头发有些凌乱，显然刚才受惊不小，面色有些苍白，说话时偶尔因害怕舔一下嘴唇，立刻便在清纯的小脸上添加了一抹艳色。矛盾就冲撞在这张素面朝天的脸蛋上，看似纯净无害，不谙世事，实则极具欺骗性，魏宗韬权当看戏，果然……

“我太害怕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把他踢到河里去了。勇哥，他没事吧？”

夜里气温直降零下，南方的河水不会结冰，但那些寒气入体也足以致命，被余祎踹下河的那人铆足了劲游上来，爬到台阶上后再也动弹不得，四肢好像被锯断了似的，完全无法支配，因此瘦皮猴赶来时他还没来得及逃走，就这样被他们抓住了，这会儿还哆哆嗦嗦的。

另外三人早已被魏宗韬打跑，此刻踪迹难寻。瘦皮猴却不会善罢甘休，立刻思量起对策，命人将这个落水男子揍一顿再带回去，又打了几通电话，处理完这些后才对魏宗韬又是关心又是道歉。

魏宗韬欣赏完一出戏，并没有觉得满意，回去后面色阴沉，脱下衬衫，便见腹部的伤口已沁出了血。

庄友柏不知发生了何事，赶紧拿出药箱替他重新换药包扎，伤口只恢复了四五天，根本没有愈合，此刻再次裂开，害得另外两人也从房间里出来，颇为担忧：

“还是需要医生，根本不该这么早来这里，养好伤再来也不迟！”

魏宗韬全不予理会，看了眼重新包扎好的伤口，套上衣服沉声道：“来了这里，也别太拘谨，有时间就到处走走。难得能放长假，听说这里有间棋牌室！”众人不解他的意图，不禁面面相觑。他们自然不明白，魏宗韬从未被人这样幼稚地算计过！

大年初二，儒安塘的商铺仍旧未营业，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，最热闹的地方依旧是棋牌室。

老板娘并不知道昨晚的具体情况，但并不妨碍她心疼儿子，责怪余祎道：“就这么点路都能出事！你说说你，我给你的工资也不低吧？你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春节以后多的是人要找工作！”

老板娘终于找到借口，不用支付先前答应的奖金，见余祎没有异议，她才心满意足，可才满意没多久，她便笑不出来了。

怪只怪儒安塘里只有她这一家店还开门做生意，引来瘟神数十人。瘦皮猴携兄弟前来谈判，对方物业公司也不甘示弱，人人手握一根钢棍，一言不合便是一场混战，老板娘哭天抢地地让人住手，见到钢棍擦过面颊，她又吓得魂飞魄散。画面里不是打骂便是逃窜，唯有余祎安安静静走去柜台，打开锁取出所有现金和一些账本

执照，再瞅一眼乱作一团的大厅，这才径自往小厨房后门走去，避开危险。

她才离开一分钟，战场已经波及柜台，钢棍几下敲击之后，木质柜台瞬间四分五裂，硬币“哗啦啦”掉落一地，老板娘终于回神，心痛得不停打战。

二楼包厢里开了一扇窗，正对楼下画面。下棋饮茶的悠闲午后被打断，庄友柏靠在窗台上，不禁失笑：“有意思，那小姑娘不是傻子就是个要钱不要命的！”

“不。”

庄友柏奇怪地嗯了一声，回头望向魏宗韬，魏宗韬却没再开口，喝了一小口茶，蹙了蹙眉，显然喝不惯这种粗糙廉价的茶叶。

战争终于结束，却无人敢报警。棋牌室损失严重，老板娘根本不指望能获得赔偿，不过一天，身子便垮了下来，头昏脑胀什么毛病都来了，见到余玮递来的那沓钞票，她才恢复了一点力气。

到了晚上，老板娘女儿女婿也闻信赶来。站在一片狼藉的棋牌室里，吴菲气得面红耳赤，嚷嚷着要报警：“这还无法无天了，我就不信收拾不了那群混混！”她指着丈夫喊，“你不是有兄弟在派出所吗？明天就让他来抓人！”

吴菲丈夫皱眉道：“这几十个人抓的完吗？抓了这些人，后天就马上有人过来报复，你当你妈有几条命！”

夫妻俩大吵一架，最后大家都累了，吴菲摆摆手：“明天先让人过来看看，换一批家具就行，损失也不是太大，妈的身体最重要！”她看向余玮，“小余，我宾馆里也离不开人，这事你看着点，我妈要是有什么事，你马上打电话给我！”

余玮点点头，同他们商量了几句，便一起打扫起来，待拿着塑料桶走到二楼的一间包厢，余玮愣了愣。她记得棋牌室的象棋都积了一层灰了，至今都没见人光顾这里只为下棋，她不禁觉得奇怪，却也没有多想。

瘦皮猴打完仗，胳膊上拴了一根绷带，鼻青脸肿之际还不忘去古宅再次表达歉意和关心。

他觉得自己将这件事办得十分利落，迅雷不及掩耳地给对方敲了一记重棍，谅他们也没胆再来闹事。本想好好炫耀一番，却不想突然听魏宗韬说：“你上次送来的菜味道不错，让她接着做。”

瘦皮猴欣喜若狂，忙不迭地回去找余玮，庄友柏却很诧异，又听魏宗韬说：“留意一下来闹事的那家物业公司，这事儿没完！”

余玮莫名其妙地成为了“御用厨师”，双眉紧拧，生起小闷气的模样让人又怜又爱。瘦皮猴自感愧疚，想她前天差点出事，昨天估计也受到了惊吓，他还没有好生安慰补偿，又要劳她为自己做事，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男人该做的，瘦皮猴保证道：“我多加一份工资，就每天炒几个菜，不会让你老板娘说废话的！”

余玮苦恼道：“勇哥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有钱赚谁不愿意啊，可你看棋牌室这

副样子，我根本抽不开身！”

瘦皮猴拍拍胸脯，替她揽下这里的差事，余祎得以从灰尘油漆中脱身。不过就是炒几道小菜，根本费不了多少工夫，她终于笑眯眯应下，谁想一天以后瘦皮猴挠着头出现，难得露出一副苦哈哈的模样，搬了一张凳子坐在厨房看余祎炒菜，油烟味扑面而来，他咳了几声，听余祎问：“勇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我这里油烟大，要不你出去等？”

瘦皮猴咬了咬牙，头一点便出去了。

第二天，余祎照旧煮完四菜一汤，却迟迟不见瘦皮猴过来取饭盒，好半天才接到他的电话：“妹妹，我今天有事不能过去，你直接送过去吧，就是古宅，摁门铃就行！”

瘦皮猴挂断电话，大叫一声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，心想他竟然也会卖妻求荣，可这份“荣”是常人无法企及的，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放过，因此当庄友柏神情古怪地对他说：“下次让那个女孩儿送饭来吧！”瘦皮猴呆呆地应下了。

余祎仰头看了看古宅，围墙很高，墙面有些地方已经龟裂，年代久远，斑驳的痕迹处处可见，她轻轻摁下门铃，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。





WEI AI
RU JU

第二章 无从选择

开门的人是庄友柏，余祎偷偷舒了口气。

那晚的事情过后，余祎自然知道白衣男子就是古宅里的新住客，听闻里头住了好几个人，来前她曾犹豫，幸好开门的人是个陌生人。余祎笑着将饭盒递上前，并未跨进门内：“你好，庄勇今天有事，让我把饭送来！”

说完，她突然看见三层小楼的大门口，有两个男人正探头探脑，一人戴着眼镜，一人个子矮小，余祎的视力很好，即使隔得远，也能看清那两人的视线一直朝向这边。

大门口这两人，是特意出来看“小厨娘”的。

若非瘦皮猴鼻青脸肿的前来道歉，这几人也不知道魏宗韬曾经英雄救美，他们的第一反应便是：这种玩笑也开？

魏宗韬从不是见义勇为之人，他喜欢坐山观虎斗，也喜欢黄雀在后，有时候还扮演渔翁，对于陌生人，他绝对不会做无利可图的事情，因此先前门铃声一响，这两人一个从厨房里走出来，一个放下了电脑，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门口，彼此对视一眼，默契十足地大方偷窥。见到余祎发现了他们，矮个男还道：“很漂亮，年纪小了点！”

庄友柏在心里得出的结论与矮个男相同。面前的小姑娘身量纤瘦，白净清爽，更像是一个普通的学生，说不定还不到二十岁，魏宗韬竟然在一个小女孩儿身上费工夫，也许是这几天太无聊了。

想罢，庄友柏道：“进来吧！”不待余祎回应，他便转身走去小楼里了。

余祎喊了他两声，走也不是进也不是，仰头望了一眼小楼，她皱了皱眉，压下心绪，跟了进去。

这栋建筑外观古朴，内里却极其现代化，墙壁和地板看起来已有历史，家具和电器却像是新买的。余祎想起前不久瘦皮猴经常开着一辆货车在附近进进出出，应该就是忙着装潢这里，也不知这些人是什么来路，不过能让瘦皮猴鞍前马后的人，估计也不是什么正经人。